

Peter Carey

眼泪的化学

〔澳〕彼得·凯里 著 顾真 译

The Chemistry of Tears

入围 2014 年度国际都柏林文学奖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er Carey

眼泪的化学

〔澳〕彼得·凯里 著 顾真 译

*The
Chemistry
of
Tear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眼泪的化学 / (澳) 彼得·凯里(Peter Carey)著;

顾真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 3

书名原文: The Chemistry of Tears

ISBN 978-7-5327-7341-1

I. ①眼… II. ①彼… ②顾… III. ①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①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12084 号

Peter Carey

The Chemistry of Tears

Copyright © 2012 by PETER CARE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 (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 09-2012-877 号

眼泪的化学

〔澳〕彼得·凯里 / 著 顾真 译

责任编辑 / 管舒宁 装帧设计 / 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cwen.co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5 字数 127,000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7341-1/I·4473

定价: 56.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71-85155604

凯瑟琳

死了，都没人告诉我。我走过他办公室，他助理正嚎啕大哭。

“怎么了，费利西亚？”

“噢，你没听说吗？廷德尔先生死了。”

我听说的是：“廷德尔先生弄伤了脑袋。”我心想，看在上帝分上，振作点儿。

“他在哪里？”这话问得唐突。马修·廷德尔跟我做了十三年的情人，但他是我的地下恋，我也是他的。平日里我躲着他助理。

这会儿她的口红花了，她的嘴抿紧，像只难看的袜子。

“他在哪里？”她抽噎道，“好一个可怕、可怕的问题啊。”

我没明白。我又问了一遍。

“凯瑟琳，他死了。”说完她又是一阵痛哭。

我迈进他办公室，仿佛是要证明她弄错了。人不能就这么死了。我的地下情人是个头面人物——金属专馆的馆长。桌上是他两个儿子的照片。他那顶傻气的软花呢帽子搁在架

上。我一把抓起它。我不知道为什么。

她当然看到我偷拿帽子了。我已经无所谓。我飞奔下旋转楼梯，冲到一楼大堂。在那个四月天下午的斯温本博物馆，乔治王朝时建的展厅里穿行着日以千计的游客和八十位同事，却无一人对刚才发生的事有丝毫知悉。

一切看来一如往常。无法相信马修不在那儿，正等着吓我一跳。他很特别，我的爱人。他皱眉时，大鼻子靠左有道垂直的皱纹。他的头发浓密。他的嘴巴宽大、柔软而温热。他当然结婚了。当然。当然。我初次注意到他时他四十岁，七年后我俩成了恋人。当时我才三十不到，还算得上个怪人，因为是博物馆破天荒头一位女钟表专家。

十三年。我的一生。与他共度的时光我永远活在美好的世界里，SWI，斯温本博物馆，伦敦一处近乎隐秘的宝库。此处的钟表学部颇了不得，钟表、机器人和其他发条机械藏品举世闻名。要是你在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来过，没准儿你见着我了：高个女人，优雅得异样，花呢帽子在手里揉作一团。可能我疯疯癫癫的，不过大概跟我的同事——各种专馆馆长和管理员——也没多大差别吧；他们正大步流星穿过公众画廊去会场或工作间或储藏室，要在那里审视古物，一柄剑、一条被褥，或是一只伊斯兰水钟。我们是博物馆中人，是学者、祭司、修理匠、磨砂员、科学家、水暖工、机修师——其实是有独特癖好的一群——专业局限于金属、玻

璃、纺织和陶瓷制品。我们坚持说，我们各有特色，即便私底下相信，人们的成见并不错。比方说，一位钟表专家绝不会是个双腿秀美的年轻女人，而往往是个书呆子兮兮、身高不足五英尺六的男人——谨小慎微、怪里怪气、一头漂亮的金发，看你的眼神还躲躲闪闪。你会看到他急匆匆走过底楼画廊，钥匙老是丁零当啷，俨然神秘物件的保管人。其实，斯温本的人都只熟悉偌大迷宫的局部。我们已将领地缩减成小胡同——走熟悉的路线总能如愿到达目的地。隐居于此，享受这种生活带来的乖谬乐趣也就变得异常容易了。

死亡笼罩下，这里弥漫着恐怖气息。还是同一个地方，却更明亮，更清晰。一切更分明也更遥远。他怎么死的？他怎么可能死？

我奔回工作室，谷歌搜索“马修·廷德尔”，找不到说他出事的任何消息。可看到收件箱里有封邮件，这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后来才明白是他前一天下午四点发的。“我吻你的足尖。”我标上“未读”。

我谁也不敢找。我想，我要干活。危急关头我总这么办。所以说钟表好啊，复杂精细，难以解决。我坐在工作室的凳子上，试图解析一台极度古怪的十八世纪法国“钟”。我的工具放在一块柔软的灰色麂皮上。二十分钟前我还喜欢这台法国钟，可现在它显得太自命不凡。我把鼻子埋进马修的帽子。我们会说“嗅”。“我嗅你。”“我嗅你

脖子。”

我本可以去找部门经理桑德拉。她这人一直挺好，但我无法忍受任何人，哪怕是桑德拉，来处理我的私事，把它放到台面上当成断线的串珠般推来推去。

你好啊桑德拉，廷德尔先生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我的德裔祖父和浑身英国味儿的父亲都是钟表匠，平凡无奇——先在克勒肯威尔，后来进了城，再后来又回到克勒肯威尔——经手的多是坚实耐用的英式五齿轮钟——但于我，即便当时尚且年幼，这是一种信仰，是非常称心如意的行当。多少年来，我总以为修造钟表足堪抚平人心的任何乱象。对此我深信不疑，终于错得彻底。

茶水小姐端来饮料，更添我的沮丧。我看到稍许凝结的牛奶正逆时针转动，就是在等他吧，我想。所以当有只手碰我，我整个身子像脱线般崩开了。像是马修，可马修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埃里克·克罗夫特，钟表专馆馆长。我嚎哭起来，止也止不住。

叫谁看见也不该叫他看见。

“巧手克罗夫蒂”^①，说得直截了当，只要是滴答滴答走的玩意儿他都在行。他是学者、历史学家、鉴定专家。跟他比，我不过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机械工。克罗夫蒂对“唱

^① “克罗夫蒂”是“克罗夫特”的昵称。

机”的研究名声在外。十八世纪时我们向中国出口这东西，大受欢迎。“唱机”完全体现了英帝国对东方文化的曲解，往往是精美的底座上立着极尽华丽的异兽和宝殿，高度精巧的八音盒置于其中。在我们的先人看来，这就是东方。我们就靠着这个营生，勉强糊口。禽兽动动眼睛、耳朵和尾巴。宝塔升起、沉下。嵌宝石的星星转啊转，环绕的玻璃杆子营造出足以乱真的河水效果。

我哭了又哭，哭得嘴巴都成了布袋木偶的模样。

埃里克这大块头，像位养吉娃娃玩的橄榄球俱乐部主席，跟他的“唱机”根本不搭调，兴许在别人印象里，热衷摆弄此物的原该是个瘦削、挑剔的同性恋吧。他却颇有男子气概，倒像是个搞“金属”的。

“别，别，”他喊道，“嘘。”

嘘？他动作并不粗野但用壮实的手臂勾住我的肩，硬把我带进通风橱，随后打开排气扇，顷刻，仿佛二十台吹风机同时转动。我想，我已经泄底了。

“别，”他说，“不要。”

橱极小，仅够一人容身，供管理员用有毒溶液清洗文物。他轻抚我的肩，仿佛我是一匹马儿。

“我们会照顾你的。”他说。

嚎啕痛哭的我，终于明白克罗夫蒂知道我的秘密。

“这就回家吧。”他轻声说。

我想，我背叛了我俩。我想，马修会生气的。

“小饭馆见，”他说，“明天十点怎样？从附楼穿马路过去。你觉得你能行吗？没问题吧？”

“我行。”我说，一边想，就这么回事儿——他们要把我踢出主馆。他们要把我关进附楼。我已经露馅儿了。

“好。”他笑笑，嘴边露出皱纹，表情像只猫。他关掉排气扇，突然我闻到他刮完胡子搽的润肤香水味。“我们先让你休病假。我们共渡难关——我有个东西给你破解，”他说，“真是可爱的物件。”斯温本的人就这么说话。他们不说“钟”而说“物件”。

我想，他是要流放我，埋葬我。附楼位于奥林匹亚后面，我可以在那儿秘藏我的悲伤我的爱恋。

所以他这是待我好，孔武的怪人克罗夫蒂。我亲了亲他透着檀香味的粗糙脸颊。我们面面相觑，讶异。我跑开去，跑上微湿的街道，朝阿尔伯特厅方向，步子沉沉，马修那顶可爱傻气的帽子在我手里揉成一团。

2

到家时我依然不知道我亲爱的是怎么死的。我猜他摔倒了。他撞到了头。我讨厌他总是斜靠在椅子上。

这下要办葬礼了。我把衬衫撕成两半，扯掉袖管。整夜

我浮想联翩，他是怎么死去、遭碾、受压、挨刀、被推到路上。每想一回我都会惊一回，撕一回，哭一回。十四个钟头后，我赶到奥林匹亚见埃里克时，仍旧不能自拔。

没人喜欢奥林匹亚。讨厌的地方。可斯温本的附楼就建在这里，所以我会被送来，仿佛我是个寡妇，非得陪葬。好，点燃枯枝败叶吧，我想，因为没什么能伤我更深。

展览中心后面的人行道异乎寻常的灼热、狭窄。车道七弯八绕。要命的飞速货车扬起尘土，卷得一路上都是烟蒂，路的尽头便是附楼。那不是一座监牢——监牢有标牌——但它高耸的前门上装着铁丝网。

许多斯温本的管理员来附楼待过一阵子，钻研一个不方便在主馆修复的物件。有几位说过得还不错，可我怎么能够离开我的斯温本，我的博物馆，我的生活？那里的每一层楼梯，每一条低廊，每一片石膏，每一粒丙酮，都装着我对马修的爱和我空落落的心啊！

你以为《国际收支：十八世纪英中唱机贸易》的作者肯定与后边隔间里四个满身臭汗的警察、奥林匹亚的司机和似乎获准穿短裤的肯辛顿投递所邮政职工大不相同吧。这想法不好，但别在意。要不是馆长大人主动起身（笨手笨脚，因为胶合板隔间不利于大块头做这类动作）我也许根本就没认出他来。

克罗夫蒂爱说他是无名小卒。可尽管他的河口话^①难以听懂，命里又与生俱有上世纪“阳刚五十年代”的种子，握手时常把人骨头捏得嘎嘎响，他却屡屡出入为文化部长接风的酒会，如果你有幸也在场，兴许会听闻他上周末刚同埃尔斯沃思（对你而言是埃利斯·克里斯平爵士）在苏格兰打猎。看来现在我得靠这位权贵庇护了。

我看到他的眼睛——满是可怖的同情。我忙乱地放好伞，把笔记本搁在桌上，可他的手盖住了我的——又宽大又干燥又温暖，你简直可以借来孵蛋。

“整件事太可怕了。”他说。

“告诉我吧。说啊，埃里克。出什么事了？”

“噢上帝啊，”他说，“你当然不知道。”

我不敢看他。我抽出手掌，放到膝上。

“心脏病发作，很严重。太可惜了。在地铁上。”

地铁。整夜我都看见地铁，黑暗的狂烈。我抓过菜单，点了焗豆和两个水煮蛋。我能感到埃里克注视着我，投来温柔的眼波。没用，完全没用。我暴躁地将刀叉重排了一遍。

“他们在诺丁山站抬他下去的。”

我以为他要说那是好事，死得离家很近。他没说。但我

^① 河口英语(Estuary English)是英国王室的标准发音和英格兰东南地区，特别是伦敦、肯特和埃塞克斯方言的一种混合体，大约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型。所谓“河口”，指的是泰晤士河的河口。

一想到他们把他带回她身边就受不了。

而她，这个婚姻“和睦”的总设计师，行将扮演悲恸的未亡人。“葬礼是办在肯萨尔园吧？”就沿哈罗路往北，我想，相当近便。

“其实就明天。”

“不会的，埃里克。根本不可能。”

“明天三点钟。”现在他不敢看我了，“我不晓得你想怎么办。”

当然，当然。他们都会在场，他太太，他儿子，他同事。我理应到场，可我做不到。我会泄露一切的。

“没人这么快就入土的，”我说，“她是要掩盖什么。”我想，她希望我们阴阳两隔。

“不，不，老朋友，没这回事儿。玛格丽塔再狠也没那能耐。”

“你预约过葬礼吗？我当初花了两个礼拜才安葬我父亲。”

“这次是有人退订。”

“什么？”

“有人退订。”

我不知道谁先笑的，大概是我，因为我一笑就得笑上一会儿。“他们拿到了退订？看来有人决定不死了。”

“我不知道，凯瑟琳，没准儿他们买了更便宜的公墓，但

明天三点是敲定的。”他在桌上推过来一张叠好的纸。

“这是什么？”

“安眠药处方。我们会照顾你的。”他又说了一遍。

“我们？”

“没人会知道。”

随后我们静静坐着，能噎死人的一大堆吃的摆在我面前。埃里克明智地只点了个白煮蛋。

我看他敲碎、剥掉蛋壳，揭出柔软、光亮的薄膜。

“他的电邮怎么了？”我问道，这件事也让我思索了整夜。斯温本的服务器在“牧人灌木丛”^①一栋没窗的楼里，保存着我们的隐私。

“垮了。”他说。

“你是说垮了，还是说删除了？”

“不，不，整个博物馆的系统垮了。热浪。空调失灵了，我听说。”

“所以说根本没有删除？”

“听我说猫咪^②。”

我想，“猫咪”这个词是见光死的。猫是柔弱、赤裸的小东西，野性难驯，容易伤人。请别叫我猫咪。

① Shepherd's Bush，伦敦的一个地区。

② 主人公名“Catherine”。

“可别告诉我你们用办公室邮箱通信。”

“我们正是这样的。我不要让陌生人读到。”

“想必已妥善处置了。”他说。

“你怎么知道？”

这问题似乎冒犯了他，他的语气变得更像领导了。“你记不记得德雷克·皮博迪的丑闻，说他想把文件卖给耶鲁？他回来清理办公室，结果邮件已经不见了。全没了。”

我从没听说皮博迪的丑闻。“所以他的邮件被永久删除了？”

“当然。”他说。他没眨眼睛。

“埃里克，我不想让任何人看到那些邮件，IT 不行，你不行，他老婆不行，谁都不行。”

“很好啊，凯瑟琳，那放心吧，你的愿望已经满足了。”

我觉得他是个骗子。他觉得我是个婊子。

“对不起，”我说，“还有谁知道？”

“你跟马修的事？”他顿了顿，仿佛他可以给出各种不同的答案，“没了。”

“我很吃惊有人知道。”说完我发觉伤了他的感情，“如果这话得罪你了，我很抱歉。”

“没关系。短期病假我安排好了。开了支气管炎的诊断书，免得有人问。但我想你大概乐意知道，未来你还有任务。或许你该看一眼那个物件，你最终回到工作岗位上是

处理的。”

说来他不准备强求我去葬礼。他应该强求的，却没有。现在他的眼神变了，显然那“物件”激起了某种很不一样的情绪。估计是件怪异的唱机装置吧。专家是会这样的。哪怕死了个同事也无法彻底抹杀“发现”的乐趣。

我倒并不太生气。纵令我发火了，那也是因为我被排除在葬礼之外，但当然我这失魂落魄的样子也没法去肯萨尔园。我干吗要降格去跟他们同列？他们不了解他。一无所知。

“这事儿能稍往后点再谈吗？”我说，明白我很无礼。我太内疚了。我不想伤害他。我看他拧开一个调味瓶的盖子，倒了一小堆盐。他把剥掉壳的鸡蛋蘸了蘸盐。“当然可以。”他说道，但觉得自己受了冷落。

“是某地‘出土’的？”我提了一句。

对我表露的些许兴趣，他报以猫一般的微笑。所以他原谅我了，但我并不讨人欢喜。

我心里想，当病魔缓缓爬向马修的心房，埃里克却扎进博物馆的旧目录册，海底寻珠。他发现了同事们闻所未闻的宝藏，奇异而丑陋，如今他能以此为题写一本书。

我疑心是不是那“物件”让哪个大人物看对眼了，成为某位部长、委员的公余雅玩。我本可以礼貌地质询他，但我实在不想知道。钟是钟，但唱机可能是噩梦，牵涉到玻璃、陶瓷、金属，或者纺织品等各类制品。如果那样的话，我将

被迫同所有那些学科的管理员协作。我不愿，不能，同任何人协作。我会嘶吼、痛哭、暴露自己。

“对不起。”我说道，想一举弥补我的冒犯。太伤人了，因为他对我那么那么好。

我们离开小饭馆。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迷你”。不是我认识的那辆“迷你”，但一模一样，我能感觉到埃里克想谈谈这一巧合。可我不能，不愿。我飞快穿过马路，跑进全伦敦最安全的博物馆部门。

保卫处的那些家伙当然对钟表学毫无兴趣。他们还是喜欢驾着哈雷摩托，在北环广场那儿嗡嗡疯叫。没想到他们居然认得我，态度出人意料地柔和，反叫我疑虑重重。

“好啦亲爱的，我来帮你刷卡吧。”

穿过第一道安全门时我还没从那辆“迷你”上缓过神来。我能感觉埃里克的肉手在我背后一英寸处逡巡。他只是想安慰我，但我是个疯婆娘。手在迫近，令人压抑，比真的碰到还糟。我狠狠一拍，可根本没什么手。

到了四楼我获准刷自己的卡。我们走进冷得要命的无窗廊道，顶上长条灯，身旁瓷砖墙，多数是白的。我感到脖子上汗毛直竖。

我钱包里有零点五毫克劳拉西泮^①，可我找不到——显

^① 抗焦虑药。

然已与线缝边的绒毛厮混在一起。

埃里克推开一扇门，我们把缝纫机前戴着眼镜的小个女人吓了一跳。

隔壁的门，那扇该进的门，一直紧闭，这才“吱嘎”响着打开，撞在墙上。我一动不动，冷峻如附楼的混凝土建筑。钟表学家喜欢清静，所以他们认为这地方“适合”我待。一阵强烈的幽闭恐惧之感向我袭来。

屋里高处的三扇窗户里漫着晨光。拉开百叶窗就太亮了。

八个茶叶箱和四个狭长的木盒堆在窗帘下方的墙根。

我是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不想开启箱子的管理员？

结果我开了一扇门。我的工作室带盥洗室。这叫套间，他们说。我的护花使者脸上的表情在说，我理应心满意足啦。我找了件防尘外衣，裹在身上。

回来时，埃里克在，茶叶箱也在。我突然确定盒子里是那种讨人厌的猴子，口吐青烟。肯尼斯·克莱林邦德爵士集藏了海量各式机器人、中国佬发条玩具和歌咏女孩。事实上斯温本派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他赠给博物馆的礼物：一只猴子。

那只猴子确有几分别致，就是抽嘴皮子笑时不像话，叫一个笃信钟表机械朴素理性之美的人看来，骇怪得难以置信。我又是头痛又是哮喘。最终，为了完成修复，我只好用